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未見其弊，先見其利

其實想改善員工待遇，除了加薪之外，亦應在工作時間上作出調整。李寶安曾提到計劃明年實施五天工作制。所謂五天工作制在電視行業根本好難實踐，最多只有少數的文職工作能受益。莫說五天工作，有時趕上工

努力，爭取發牌。

如今，全公司都準備就緒，上下一心等待著發牌的一天的來臨。雖然動議並無約束力，但期望政府會遵守其承諾，盡快落實發牌決定，到時定會為業界及大眾帶來更多的驚喜。

發牌前夕，我所見到的另一項好處，就是凝聚公司內部的力量。有社會工作經驗的都知道，一間新公司的成立，必然會有許多需要磨合的地方，尤其有部分領導層並非電視業出身，他們對於某些傳統做法未必認同。這些傳統做法，部分是基於有實際需要的，改掉了反而會阻礙效率及影響成果，然而若未親身經驗過的，不可能三言兩語就能夠讓人明白。而另外有部分是前人定下來的模式，久而久之就成為了習慣，未必有實際需要。習慣當然可以改，但經歷過歲月的洗禮，習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夠馬上改掉的。在這等事情上，若然口說無憑，各持己見，互相不能體恤對方，好容易就會生磨擦。但因為大家有著共同目標，於是甚麼拗掙和磨擦都能輕易化解，而且大家都明白到對方的出發點，並非單單為了個人利益，而且是為了整體大局著想。

琴台聚
孫浩浩

立法會通過一項無約束力的動議，要求政府於明年三月底前增發免費電視牌照。計劃中，本來預算今年年底發牌，明年年中就可以啟播，但如今又要推遲幾個月。不過，既然都已等了三年，也不介意再多等幾個月。

間，聖誕、中秋、復活、新年也要如常返工。我們從事劇本創作的，在大時大節的情況下，大不了留在家中繼續理頭苦幹，但身為演員、導演、攝影師、燈光師的，他們就沒有這種靈活性，即使假日一樣要開工。無綫的運作向來一日分兩組，即每天先開一組外景，由早上拍至下午，然後再開內景，由下午接近黃昏時分，一直拍至半夜才收工。大家經常聽到演員指開工時間為零六二八，即由清晨六點一直開工至半夜凌晨四點。要是真的想改善員工福利，我覺得最應該改為每日一組，演員及工作人員也同樣需要休息，尤其演員靠面口過食，每日捱更抵夜，吃多多補品都唔唔。

發牌前夕，我所見到的另一項好處，就是凝聚公司內部的力量。有社會工作經驗的都知道，一間新公司的成立，必然會有許多需要磨合的地方，尤其有部分領導層並非電視業出身，他們對於某些傳統做法未必認同。這些傳統做法，部分是基於有實際需要的，改掉了反而會阻礙效率及影響成果，然而若未親身經驗過的，不可能三言兩語就能夠讓人明白。而另外有部分是前人定下來的模式，久而久之就成為了習慣，未必有實際需要。習慣當然可以改，但經歷過歲月的洗禮，習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夠馬上改掉的。在這等事情上，若然口說無憑，各持己見，互相不能體恤對方，好容易就會生磨擦。但因為大家有著共同目標，於是甚麼拗掙和磨擦都能輕易化解，而且大家都明白到對方的出發點，並非單單為了個人利益，而且是為了整體大局著想。

莫言為自己筆下描述的暴力解說好幾千字，他難以令人有同感，儘管他依然是我的偶像，他的文學價值不容否認，文字的確極具魅力，但是他過分描述暴力。松本清張的小說之所以令筆者著迷，正在於他只重描述兇手殺人心理，筆鋒下從不帶血。

苦路全長五百公尺，是彎彎曲曲鋪上石頭的窄巷，石階也多。在這條苦路上，原以為會因為耶穌的圍欄，受到特別的保護，比如會有圍欄，或特別的清掃整理，但看這條路上住着猶太人、穆斯林，有小商店、住家、教堂、清真寺，和一般老舊社區相仿，但多了份多元民族和宗教融合聚集的氣氛。



苦路是耶路撒冷舊城的靈魂。網上圖片

最殘酷的動物

這不止夠諷刺，而且還是事實，好幾個世紀前中西國家暴君對待罪犯施行慘無人道的酷刑，比諸虎豹豺狼對牠的獵物，殘忍程度就不止千百倍，遠的不說，多日前網上瘋傳受過虐殺的小貓，兇手便是「最危險人型動物」。

苦路走一回

「苦路十四站」包括：耶穌被判死刑、耶穌背十字架、耶穌跌倒在地、耶穌與母親苦街相遇、西滿幫助耶穌背十字架、聖容印在帕上、耶穌二次跌倒、耶穌勸慰痛哭的婦女們、耶穌三次跌倒、耶穌嚐酸醋苦膽、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、耶穌死在十字架上、聖母懷抱耶穌的屍體、耶穌的屍體葬於墳墓。

孩子生下來就是死的。如同她和蕭軍的已經死了的愛情。她和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幸的。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，美國人史沫萊特路過香港去看她，吃驚地看到蕭紅窘迫過仄的生存現實，住在低矮潮濕的房子裡，在她家唯一的木凳上，有一盆正在洗的衣裳，蕭紅的手還是濕的。桌上，被報紙半掩蓋着的，是兩碟陳舊的鹹菜。蕭紅一直想要有一個斯文的，體貼的丈夫。她有了，她卻還是不幸福的。她不由自主地時常想起蕭軍孔武有力的臂膀。

我一直記得在報紙上讀到的一篇專欄文章。一個女教授寫她和學生坐出租車時的閒聊。她問那個男生有女朋友了嗎？男生支吾了半刻才說，有，是有的。但我不会跟她結婚的。因為我父母不同意。父母的意思是，妻子將來是要承擔操持家務養兒育女的重擔的，而他的女朋友太文弱了。但是，男生說，我現在和她還有感覺，我們還在一起。等到想要結婚的時候，他會另外找一個的。

女教授當時的感覺是震驚。她以為，她在美國生活了太久，這次回來教學的時間還不算長，她還不能適應這種中國式的「落後」。她說，怎麼感覺像是到市場上買一匹馬或者牛，先看看牙口好不好，因為這匹馬或者牛將來要在這個家庭承擔耕種勞作的負累。女教授不知道什麼是「鳳凰男」。這個男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，但是，他對妻子的要求和一個100年前的男人沒有什麼不同。甚至和一個500年前的男人也沒有什麼兩樣。妻子麼，也就是一個做飯的，和一個做愛的女子。如此而已吧。借用電影《白鹿原》裡的一副對聯：天下事渺茫如此，古今人大抵相同。

但其實，有一本美國人寫的書，書名就叫《妻子是什麼》。書裡有一句話讓我仰天大笑了良久。一家報社徵文，題目就叫「妻子是什麼」。有一個女人從威斯康星州的監獄裡寫信來說，她發現她在14個月的監獄生活裡所感受的快樂，比她在18年婚姻裡感受到的要多得多。看來，不僅是古今男人大抵相同，東西方的男人也大抵相同吧。

妻子是什麼

一直耿耿於懷的一部電影。劇中的男人就要舉行婚禮了。新娘要求和未婚夫一起去神父那裡告解，以獲得新生。可是，男人悄悄地俯在神父的耳朵邊輕低地說，妻子是什麼呢，妻子是拿來用的，是用來做飯的，是用來做愛的。美麗而幼稚的小新娘站在遠處幸福地微笑着，看着未婚夫貌似真誠的英俊的臉，以她的閱歷，她還看不透他的虛偽。而見慣了陽光下的罪惡的神父目瞪口呆地坐在那裡，說不出話來。因為，這一種藐視女性，不以女性具備同等人格相待的、來自男性的



蕭紅與蕭軍。網上圖片

惡，他也许不知道是不是一種惡。

這幾天在讀上世紀三十年代女作家蕭紅的傳記。蕭紅有一句名言，她說，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，羽翼是稀薄的，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。不錯，我要飛，但同時覺得，我會掉下來。」她於31歲風華正茂之時，從理想的天空掉了下來。她的遺言是：「平生盡遭白眼冷遇，身先死，心不甘，不甘。留得那半部紅樓，給別人寫了。」

她的身世，每讀一次都會傷害我一次。雖然，我和她的出生相距差不多有100年之遙遠。但是，她所遭受的來自男性的不公，100年來，每時每刻，像陰霾一樣籠罩在很多不幸的女人頭上。從來沒有消散過。

錯待蕭紅的第一個男人，是她的父親。甚至後來的研究者懷疑這個父親的身份，他是不是蕭紅的親生父親。因為，他狠心把正在讀書，對未來有無限憧憬的夢幻少女蕭紅強行拽回了殘酷的現實，強迫她嫁給一個她不認識的男人。因為，她是女兒，總是要嫁人的，不值得更大的投資。這導致了她的出逃，並慌不擇路投靠了一個並不可以依靠的男人。她的初戀，她卻不知道他是一個有家室孩子的男人。一個不誠實的男人。而蕭紅父親的作為，在當時不算什麼過分，即使在當下，也不算什麼過分。有多少聰慧的鄉村女子，因為生而為女性，就失去了讀書的機會。從而失去了遠走高飛的最初的起點。

然後，因為他的父親不肯退還禮錢，她的未婚夫也不甘心被出局，就找到了正在哈爾濱走投無路流浪街頭蕭紅，在一個幽閉的小旅館裡和蕭紅同居。然後，幾個月後拋棄了懷孕的蕭紅，留下巨額欠賬，一走了之。氣急敗壞的旅館老闆囚禁了蕭紅。

消失的「三」

語言是不斷演進的，這些用語，也跟隨時代的步伐，有的因為行業的消失而消失，有的因為時代中已沒有那種東西而消失。這是正常現象，不過，有些有三個字做編號的人物，就讓人懷念了。

清代詞人吳綺，寫過著名的《醉花間·春閨》。上片闌是「思時候，憶時候，時與春相湊。把酒祝東風，種出雙紅豆。」

傳頌一時，更有位女詞人看了之後，愛不釋手，把最後那兩句寫滿了房間四壁，癡迷得很。

這位詞人有個外號，是「三風太守」，因為他出任湖州太守時，勤政愛民，當地人說他有風力、尚風節、饒風雅。風力就是辦事的魄力，風節就是風骨和節氣，風雅自然是指他寫得一手好詞的文采了。

清代還有一位為官清廉的湯斌，被稱為「三湯巡撫」。三湯指的是他為政像豆腐湯那樣清。三湯指的是他為政像豆腐湯那樣清。三湯指的是他為政像豆腐湯那樣清。

「民族復興」。只是要復興民族文化，除了政經實力外，如何發展出一套源自民族文化和民間智慧的東西價值觀更重要，不但可凝聚力量，更可喚醒人們心底的真、善、美本質。

黃金時代的想像

除了電影，時裝界也有「黃金時代」，那也是五十年代，乃高級訂製時裝最繁華時期之一（另一個時期是三十年代）。其實，這兩個行業是互通的，因為時裝需要借助電影明星來向公眾展示，而明星需要設計大師為其包裝造像。可惜，歐洲二戰後經濟重創，一蹶不振，美國趁勢而起，開始了它的「黃金時代」。

有一部講英女王伊利沙白一世生平傳奇的電影也叫《黃金時代》，因為這位在成長中被同父異母姐姐瑪麗恩諱的女王即位時，英格蘭處於內部宗教分裂的混亂狀態；但她治下的四十五年，英軍打敗了當時兵強力壯的西班牙軍隊，令高傲的法國人也俯首稱臣，英格蘭文化也達到頂峰，湧現許多著名人物如莎士比亞等。後人把那段歷史譽為「黃金時代」。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黃金時代，那就是唐代：國家統一，經濟繁榮，政治清明，文化發達，對外交流頻繁，社會充滿自信，不但出現了不少位明賢，更產生了多位詩人，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。唐詩。

環顧全球，一場金融海嘯，把千瘡百孔的西方經濟幾近拖垮，卻令當著待發的中國冒了出來，中國人當然希望迎來自己的「黃金時代」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周在帶領政治局常委參觀《復興之路》展覽時大談「中國夢」。顯然，他希望透過激起國人對夢想的追求來共同實現「民族復興」。只是要復興民族文化，除了政經實力外，如何發展出一套源自民族文化和民間智慧的東西價值觀更重要，不但可凝聚力量，更可喚醒人們心底的真、善、美本質。

隨想
興國

在港人的生活裡，說的多是廣東話，但實際上，有三個字的廣東話裡，像三六香肉，由香港和世流接軌，三六代表蛇羹，比較多人知道吃的是三蛇羹，但三蛇代表金環蛇、銀環蛇和過樹榕或眼鏡蛇，就因為生活中看不到而不知是哪三種蛇了。以前總稱為三鳥的雞鴨鵝，不知道其意義了。又如泥水匠、木匠和油漆匠以前稱為三行仔，也隨著時代而消失少用了。更別說形容一個言行舉止帶點優異的三葉蘭了。

獨家
風景
呂書練

荷里活影星伊莉莎伯·泰勒去年三月底逝世時，西方傳媒普遍用「荷里活黃金時代」最後一位明星來形容她，電視台也藉機播放了「黃金時代」多部經典名作，包括四十年代的《北非諜影》和她五十年代主演的《大江東去》和《巨人》等，令多張經典面孔重現眼前。

除了電影，時裝界也有「黃金時代」，那也是五十年代，乃高級訂製時裝最繁華時期之一（另一個時期是三十年代）。其實，這兩個行業是互通的，因為時裝需要借助電影明星來向公眾展示，而明星需要設計大師為其包裝造像。可惜，歐洲二戰後經濟重創，一蹶不振，美國趁勢而起，開始了它的「黃金時代」。

湯唯曾街頭賣藝

《色、戒》，頗為轟動。但據說因此被內地封殺，所以跑到香港發展。不過，她在來港之前，曾去英國闖蕩江湖。一個弱女子，英語又不大靈光，舉目無親，居然能遠道異國，不能不佩服她的勇氣。到了英國，原想讀藝術學院，但學費昂貴，她的英語又不達標，她又不想把一點老本花掉，於是只好開始做工。

做甚麼工？她不是選擇去華僑開的餐館洗碗，或者去做體力勞動的雜工，而是去做「大眾乞兒」。行乞，在中國社會看來，是很下賤的。但在英美等西方國家，卻是一門職業。西方的「大眾乞兒」，並不是簡單的行乞，而是有技巧的。她不是選擇去華僑開的餐館洗碗，或者去做體力勞動的雜工，而是去做「大眾乞兒」。行乞，在中國社會看來，是很下賤的。但在英美等西方國家，卻是一門職業。西方的「大眾乞兒」，並不是簡單的行乞，而是有技巧的。

我們如果去過西方的大城市，總可以在街頭或地鐵站，看到有年紀並不老的中青年人，或在拉小提琴，或在吹口琴，而前面卻擺着一個盆子，希冀行人欣賞他的才藝，給幾個賞錢。

湯唯的「行乞」，卻是做「時裝秀」。她讀過藝術院校，的確有點藝術天才。她把舊報紙剪成紙衣服，再弄個類似日本藝伎的濃妝艷抹，面前放個帽子，就開始「營業」了。由於她造型奇特，創意新鮮，又是個東方女子，所以吸引了不少過客的眼光，便向她帽中投下不少硬幣，甚至紙幣。

這樣的行徑，每天有幾十鎊的收入，足夠日常開支。一個弱女子，在異鄉作客，居然能以此為生。

生活
語錄
吳康民

內地影視演員湯唯來香港發展，星運似乎不怎麼樣。不過，她拍化妝品廣告，當個模特，還是頗有斬獲的。湯唯因為拍了一齣情色影片《色、戒》，頗為轟動。但據說因此被內地封殺，所以跑到香港發展。不過，她在來港之前，曾去英國闖蕩江湖。一個弱女子，英語又不大靈光，舉目無親，居然能遠道異國，不能不佩服她的勇氣。

到了英國，原想讀藝術學院，但學費昂貴，她的英語又不達標，她又不想把一點老本花掉，於是只好開始做工。

做甚麼工？她不是選擇去華僑開的餐館洗碗，或者去做體力勞動的雜工，而是去做「大眾乞兒」。行乞，在中國社會看來，是很下賤的。但在英美等西方國家，卻是一門職業。西方的「大眾乞兒」，並不是簡單的行乞，而是有技巧的。

我們如果去過西方的大城市，總可以在街頭或地鐵站，看到有年紀並不老的中青年人，或在拉小提琴，或在吹口琴，而前面卻擺着一個盆子，希冀行人欣賞他的才藝，給幾個賞錢。

湯唯的「行乞」，卻是做「時裝秀」。她讀過藝術院校，的確有點藝術天才。她把舊報紙剪成紙衣服，再弄個類似日本藝伎的濃妝艷抹，面前放個帽子，就開始「營業」了。由於她造型奇特，創意新鮮，又是個東方女子，所以吸引了不少過客的眼光，便向她帽中投下不少硬幣，甚至紙幣。

這樣的行徑，每天有幾十鎊的收入，足夠日常開支。一個弱女子，在異鄉作客，居然能以此為生。